

引用格式：

朱杰,罗亚玲.子女支持、代际关系与农村留守老人生活满意度:基于西南四省市农村调查数据[J].新疆农垦经济,2020(12):9-18.

子女支持、代际关系与农村留守老人生活满意度

——基于西南四省市农村调查数据

○ 朱杰 罗亚玲

(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5)

摘要:子女在农村留守老人老年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不可替代,为探究子女支持和代际关系对农村留守老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文章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西南四省市1 037位农村留守老人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子女回家频率、联系频率、代际关系自评对老人生活满意度有显著正向影响;代际冲突对老人生活满意度有显著负向影响;子女的经济支持与老人生活满意度并无显著相关关系。因此,进一步提高农村留守老人的生活满意度,从家庭层面,鼓励子女着重增加非物质性的代际支持活动,增加代际间沟通交流频率,减少代际冲突,鼓励外出子女常回家看看;政府层面,鼓励政策多为促进家庭功能实现提供支持,维护家庭养老功能实现;社会层面,应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弥补家庭支持缺位。

关键词:农村留守老人;生活满意度;子女支持;代际关系

一、引言

养老问题已上升为老年问题的主要问题之一,农村留守老人的家庭养老问题是全社会养老问题关注的重点。党的十九大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提高农村留守老人的生活满意度是实现其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保障。“敬老爱老”一直是社会优秀的道德文化,“百善孝为先”和“父母在不远游”也一直是我国自古传统的思想理念,家庭养老一直是我国农村社会最主要的养老方式,子女在老人老年生活保障中的作用不可

替代,家庭养老功能在保障农村留守老人生活满意度中发挥主要作用。并且,受到传统“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生育和养老观念的影响,农村老人对于子女的依赖尤为强烈。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城乡二元体制的差异,越来越多的青壮年劳动力离开农村涌向城市,子女在老人日常生活照料、经济支持和精神慰藉等方面开始出现不同程度的缺位,家庭养老功能严重弱化,代际关系发生转变,传统的养老方式发生改变,老人的生活满意度也受到影响。因此,在此情况下,子女支持、代际关系与农村留守老人生活满意度之间的联系需要重新审视。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项目编号:17BRK017)。

[作者简介]朱杰(1996-),女,四川成都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保障理论与实务;罗亚玲(1973-),女,重庆忠县人,副教授,研究方向:社会保障,养老服务。

二、问题提出与文献回顾

(一) 问题提出

伴随着我国主要矛盾的转化,生活满意度成为当前社会关注的重要指标,提高国民的生活满意度也是当前改革发展的前进方向。与此同时,老龄化问题仍然是当前我国面临的巨大挑战,二元经济结构下,农村青壮年外出务工,大量留守老人的出现使得农村老龄化问题更为严峻。所以,农村留守老人作为老年群体中的弱势群体,其生活满意度的现状及影响因素值得重点关注。

对于农村留守老人而言,子女外出使得家庭养老功能严重弱化,老人与子女间受到空间距离的限制,使老人可获得的日常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支持受到严重制约。空间距离同时拉远了情感距离,农村“孝文化”不断衰弱,代际关系受到严重打击,代际互动模式也发生转变^[1]。在此情况下,子女支持和代际关系对老人生活满意度将产生何种影响?如何在有限的环境中进一步发挥子女在家庭养老中的功能?如何提高农村留守老人的生活满意度?这些都是本文所要研究的重点。

(二) 文献回顾

1. 生活满意度的概念及影响因素

国内外学者在研究生活满意度时,一般倾向于从主观或者主客观维度对其进行定义。主观维度中,DIENER^[2]认为生活满意度是个体对生活质量的主观性认知评价,并将其包含在主观幸福感的认知范畴之内。当前还未发现仅从客观维度对生活满意度进行定义的文献。更多的学者认为生活满意度是主客观维度综合下的评价。CASPI 和 ELDER^[3]直接将生活满意度概括为“一个人对总体生活状况的评价”,既包含了主观感受又考虑了客观生活状况。李德明等^[4]在DIENER的基础上对生活满意度的定义进行了进一步丰富,认为生活满意度不仅仅反映个人对于生活质量的认知和感受,还是对客观生活质量好坏的反应。曾宪新^[5]也认为生活满意度是个人生理、心理和社会的综合状态的反映。在部分文献中,存在将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混

为一谈的情况,但在此,本文需从理论含义上进行区别,幸福感是个体对更长远生活的思考和评价,而生活满意度则是对当前生活状态的综合感受^[6]。综上,本文更倾向CASPI 和 DIENER 的定义,即生活满意度是个体对当前生活状况的整体性评价,同时包括个体主观认知和客观状况,最后以主观评价的方式反映。

国内外对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研究中,个人特征及其子女特征是首要考虑的变量。个人特征方面,普遍研究表明,老人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居住方式、经济状况、健康状况等都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有显著影响。袁小波^[7]研究发现,老年人生活满意度随着年龄增加在逐渐降低。但骆为祥等^[8]却发现,年龄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正向作用是超过其负向作用的。李建新和刘保中^[9]发现,女性老人的生活满意度高于男性,城市老人的生活满意度显著高于农村老人。王彦方和王旭涛^[10]的研究发现,老人受教育程度对满意度呈负向影响。配偶是家庭养老中除子女外的另一重要主体,有配偶共同居住的老人其生活满意度显著高于独居老人^[11]。BOTH A 等^[12]、孙奎立等^[13]研究证明,老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及家庭经济地位对生活满意度起正向效应。此外,VON 等^[14]研究发现,收入水平可有效提高老人的生活满意度,但国内学者金岭^[15]却发现这一促进效应仅限于低收入水平的老年群体。健康方面,老年人多病、机能衰弱的身体状况和焦虑、沮丧的心理状态都会导致生活满意度的下降^[16-17]。杨光等^[18]人进一步从影响效应上发现,精神健康对生活满意度产生直接效应,而身体健康状况通过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共同作用于生活满意度。子女特征方面,子女的性别、数量、教育程度、居住距离等均会对老人生活满意度造成影响。连玉君等^[19]研究证明了子女的外出会导致其对父母的贡献减少,而导致老人生活满意度降低。唐浩等^[20]发现,子女务工地点与老人距离越远,老人生活满意度越低。高建新等^[21]人发现儿子的受教育程度对老人生活满意度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女

儿的受教育程度对满意度无显著影响。受到“多子多福”传统观念的影响,人们通过生育多个子女来更好保障自己的老年生活,现有研究也证明了子女数量对老人生活满意度有积极影响^[22],尤其是对于农村老人^[23]。但也有研究指出,子女数量对老人的生活满意度并没有直接影响,而主要取决于从子女处获得的实际支持^[24]。

2. 代际支持、代际关系与老人生活满意度

代际支持本质上是一种代际间有目的的互动行为^[25],既包含了亲代对子代的支持也包含了子代对亲代的支持。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也将目光投向了老年父母与成年子女之间互惠性的代际支持行为。刘西国^[26]研究发现,看望问候老人、从子女处获得物质赡养等都有利于提高老人的生活满意度。LIN^[27]等从性别视角研究发现,子女支持对台湾女性老人的生活满意度有显著积极影响。并且,父母得到子女支持越多,其幸福感越高^[28]。费孝通^[29]指出中国与西方家庭的代际支持模式是有差异的。ÖZTOP等人^[30]对西方老人进行研究后发现,老年男女的生活满意度与他们从子女那里得到的帮助程度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即其子女提供的帮助数量的增加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下降相对应,原因是子女的帮助可能会培养老年人的无助感。CHENG 和 CHAN 等^[31]研究发现,老年人对子女履行孝道义务的期望已从物质援助和日常生活援助转向情感支持,是否与孩子同住已经不再那么重要,老年人看重的是代际互动的质量而不是数量。SILVERSTEIN 和 BENGTSON^[32]通过对美国三代家庭追踪研究发现,代际支持中,情感支持比生活照料和经济支持更能促进老人的精神健康。代际互动是维系情感的重要方式,SYLVIA 和 BEAT-RIX^[33]通过研究代际接触和老人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时发现,代际互动的频率越高可以有效提高老人的幸福感。但是,LOWENSTEIN 等^[34]研究发现,成年子女的联系频率对老人的主观幸福感没有显著影响。代际关系的好坏同样是影响老人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因素,POLENICK 等^[35]和 LIU 等^[36]研究

发现,较差的代际关系不仅会影响老人的生活满意度,还会造成老人抑郁等心理问题。

综上,当前研究大多针对整个老年群体,以及从城乡差异或年龄差异角度展开,而缺乏对农村留守老人等弱势老年群体的关注。伴随着家庭规模核心化和小型化的变化趋势,代际之间的影响作用也在不断变化^[37],留守老人与其子女空间距离的客观限制,使其拥有独特的子女支持特征和代际互动模式,在此背景下,本文旨在重点研究子女支持和代际关系对于留守老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并进一步验证当前已有研究结果对于农村留守老人的适应性。

三、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 子女支持对老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家庭养老一直是我国主要的养老模式,呈现“抚养—赡养型”的代际关系特征,强调上下两代人之间具有抚养和赡养的相互义务和责任^[38]。代际支持是双向互利互惠的,亲代抚养子女,子女赡养亲代,在此过程中既包含着物质经济等的有形资源的互换,也包括了情感亲情等无形关系的传递,即通常包括经济支持和情感支持。贝克尔的家庭论认为,利他主义下子代会为亲代提供更多的代际支持,以期望获得更多的积极效用^[39]。有研究进一步发现,外出子女由于支持条件的限制,会更倾向于提供经济支持作为补偿^[40]。随着老人年龄增长,代际支持转向以子代支持为主,所以本文主要研究子女支持对老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子女支持通常包括了经济支持与情感支持,子女回家和沟通联系主要基于情感支持的目的。对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子女支持会对留守老人生活满意度产生影响。

假设1a:子女经济支持越多,老人生活满意度越高。

假设1b:子女回家频率越高,老人生活满意度越高。

假设1c:子女联系频率越高,老人生活满意度越高。

(二)代际关系对老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代际关系是亲子代际之间义务、责任、权利、亲情和交换诸种行为和功能的复合体,是人们社会关系网络中最重要的关系形势^[41]。子女与父母间的复杂关系是维系代际关系的纽带,老人从关系交往中可以获得生活资源与情感慰藉,满足需要,提高生活满意度。但是,当前社会相比于传统社会,农村的代际关系出现越来越严重的失衡,主要体现为父母对子女的责任远高于子女对父母的义务,一种新的代际关系开始建立在代际互动减少、代际期待降低,代际情感减少的基础之上,对老人的生活状态造成影响^[42]。王跃生^[43]将代际关系划分为和谐、冷漠、对立三种,代际关系的好坏不仅影响个体的发展,还会影响家庭的和谐稳定。代际冲突是破坏代际关系的主要因素,阻碍代际间情感的交流和资源的传递,对老人生活产生消极影响。老人对代际关系的自我评价,是对代际关系、代际互动、代际冲突等情况的综合判断,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下老人的生活满足的总体情况。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子女关系会对留守老人生活满意度产生影响。

假设2a:代际冲突会降低老人的生活满意度。

假设2b:老人对代际关系评价越高,其生活满意度越高。

四、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数据来源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我国西南地区农村留守老人养老需求与政策供给精准化研究”,为了解西南地区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农村留守老人的养老保障情况,分别在川、渝、滇、黔四省市开展了实地调研工作。本文研究的农村留守老人,是指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有子女健在但子女因外出务工或其他原因不与老人同乡居住的农村居民。此次调研采用分层抽样,将四省市的各区县分别按照2016年人均GDP进行排名,随机选取第三个五分位点处的区县作为调查地点,分别

是四川省井研县(104/183)、重庆市梁平区(22/38)、云南省云县(81/129)、贵州省绥阳县(59/88)。在各抽样区县又随机抽取了三个乡镇作为最终抽样地点。本次调研样本总计覆盖9个乡镇,115个村落。调研时间为2018年1月至2018年12月。此次调研共计发放问卷1 040份,回收有效问卷1 037份,其中四川259份,重庆258份,云南260份,贵州260份,问卷有效率99.7%。数据处理软件采用的是STATA15.0,数据处理方法采用的是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二)变量测量

1.因变量

本文的因变量为农村留守老人的生活满意度。采用Diener在1985年编制的生活满意度量表(SWLS)进行测量,含有5个问题,分为五级评分,得分区间为0~20分,分值越大,生活满意度越高。生活满意度量表的5个问题分别是:(1)直到目前为止,我已得到人生中我认为最重要的东西;(2)我的生活在各方面都很棒;(3)我的生活跟我理想中的很接近;(4)我对自己的生活感到满意;(5)如果让我再活一次,我仍会选择过同样的生活。五级评分分别是:“完全同意”4分,“同意”3分,“一般”2分,“不同意”1分,“完全不同意”0分。经检验,生活满意度量表的cronbach's系数为0.9298,KMO系数为0.8998,说明量表具有很好的信度和效度。

2.自变量

本文重点研究子女支持和代际关系对农村留守老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子女支持包括经济支持和精神支持,精神支持包括子女回家频率变量和联系频率变量。经济支持为亲代所有子女年支付总金额的自然对数值;子女回家频率和联系频率均选取亲代所有子女中频率最高者作为样本数据。代际关系变量包括代际冲突和代际关系自评。代际冲突为老人与子女间冲突的程度,分为“没有冲突”“冲突较小”和“冲突较大”;代际关系自评为亲代对亲子亲密程度做出主观评价,分为“很好”“有点好”“一般”“不太好”和“很不好”。

3. 控制变量

本文的控制变量包括了老人特征和子女特征。老人特征包括了农村留守老人的性别、年龄、配偶状况、文化程度、照看孙子女情况、年支出和自评健康。子女特征包括子女数量、子女性别和子女受教育程度。其中,性别、配偶状况、文化程度、照看孙子女情况和自评健康均为二分变量;对年龄进行了对中处理;年支出取老人年支出总额的自然对数值;子女数量为老人实际在世子女数量;子女受教育程度由所有子女平均受教育年限计算得出。变量及其赋值情况如表1所示。

五、模型及解释

(一) 模型选择

本文研究中的因变量为农村留守老人的生活满意度。采用生活满意度量表(SWLS)进行测量,结果为连续变量,故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具体模型如下:

$$\hat{Y} = b_0 + b_1x_1 + b_2x_2 + \cdots + b_nx_n$$

其中, \hat{Y} 是根据自变量 x 计算出的估计值, b_0 为常数项, b_1, b_2, \dots, b_n 称为 \hat{Y} 对应于 x_1, x_2, \dots, x_n 的偏回归系数。

具体模型中,模型1的自变量为所有控制变量,主要包括影响农村留守老人生活满意度的老人特征因素和子女特征因素。在控制非研究变量的基础上,模型2中加入子女支持变量,主要观察经济支持、子女回家频率和联系频率对老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模型3中加入代际关系变量,旨在观察代际冲突和老人代际关系自评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模型4包括了所有研究的关键变量,旨在观察关键变量对老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关系,模型结果如表2所示。

根据Pearson检验系数显示,模型R值均大于0.3,说明自变量x与反应变量y之间线性回归关系的密切程度较大,模型对数据拟合情况较好;根据校正的决定系数R²值可以看出,所有模型的解释力最低为13.06%,最高17.43%,说明模型对农村留守老人生活满意度的解释力较强。

(二) 结果解释

1. 子女支持因素影响结果

在控制老人特征变量和子女特征变量的基础上,模型2对经济支持、回家频率和联系频率对老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进行了多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子女回家频率和联系频率分别在1%和5%显著性水平下对农村留守老人的生活满意度有显著正向影响,子女回家频率和与老人沟通联系频率越高,老人的生活满意度越高,假设1b和1c得到支持。而与此同时,子女的经济支持与老人生活满意度之间并无显著的相关关系,假设1a不予支持。经济支持和情感支持均是子女支持的重要组成部分,依照研究结果来看,子女回家看望老人和与老人沟通联系都体现了代际间情感的交流互动,倾向于满足农村留守老人精神慰藉方面的需求,经济支持往往倾向于满足父母基本物质生活方面的需求,所以,更高精神慰藉需求层次的满足相比于基本物质生活需求的满足更有利于提高留守老人的生活满意度。因此,本文的假设1仅得到部分验证。

在模型4中,随着代际关系变量的加入,联系频率与生活满意度影响的显著相关关系消失,回家频率与生活满意度的相关关系也减弱,说明代际冲突的出现和代际关系的破坏会阻碍子女支持对老人生活满意度的正向影响。因此,本文认为,代际冲突对代际关系的影响是直接且具有破坏性的,而回家频率和联系频率对代际关系主要起维护作用,情感的维持主要体现在时间积累的基础之上,代际关系自评则是老人综合代际矛盾和情感之后的主观评价,所以,当代际关系变量加入之后,可能造成子女情感支持对老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作用减弱。

2. 代际关系因素影响结果

在控制老人特征变量和子女特征变量的基础上,模型3对经济支持、回家频率和联系频率对老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进行了多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代际冲突和代际关系自评均对农村留守老人生活满意度有显著影响,假设2得到支持。其中,代际冲突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对老人生活满意度

主要变量及赋值情况					
变量类别	变量名	变量及赋值	占比 (%)	均值	标准差
因变量	生活满意度	0~20, 值越大越满意	—	11.80	4.66
	性别	女 (0) 男 (1)	51.40 48.60	0.49	0.50
	年龄	年龄与中位数之差	—	1.28	6.76
	是否有配偶	无配偶 (0) 有配偶 (1)	36.26 63.74	0.64	0.48
	文化程度	文盲 (0) 非文盲 (1)	42.82 57.18	0.57	0.50
控制变量	照看孙子女	否 (0) 是 (1)	82.84 17.16	0.17	0.38
	年支出	取自然对数	—	8.75	1.11
	自评健康	不好 (0) 好 (1)	81.49 18.51	0.19	0.39
	子女数量	实际拥有子女数量, 1~7	—	3.22	1.46
		只有女儿 (0)	12.34		
	子女性别	只有儿子 (1) 儿女都有 (2)	17.94 69.72	1.57	0.70
	子女平均受教育程度	受教育的年限均值 (0~19)	—	7.27	2.67
	经济支持	各子女总年支付金额的自然对数	—	5.29	3.60
	子女回家频率 (全部子女中回家 频率最高者)	没有回家 (0) 超过两年一次 (1) 一年到两年一次 (2) 半年到一年以内一次 (3) 一个月到半年以内一次 (4) 一个月及一个月以内一次 (5) 没有问候 (0) 超过两年一次 (1) 一年到两年一次 (2) 半年到一年以内一次 (3) 一个月到半年以内一次 (4) 一个月及一个月以内一次 (5) 一周及一周以内一次 (6) 每天 (7)	0.68 1.93 14.27 36.84 17.84 28.45 4.15 0.29 0.87 3.09 10.03 38.28 35.58 7.71 46.79	3.55	1.14
关键自变量	子女联系频率 (全部子女中联系 频率最高者)	冲突较小(1) 冲突较大(2) 很不好 (0) 不太好 (1) 一般 (2) 有点好 (3) 很好 (4)	38.09 13.12 0.96 2.12 15.62 23.05 58.24	5.10	1.43
	代际冲突			0.64	0.70
	代际关系自评			3.35	0.89

表2 子女支持、代际关系对农村留守老人生活满意度影响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结果

变量	变量名称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控制变量	性别	0.05	0.63*	0.53+	0.60+
	年龄	0.14***	0.14***	0.15***	0.14***
	是否有配偶	1.06***	0.95**	0.96**	0.91**
	文化程度	0.70*	0.58+	0.55+	0.48
	是否照看孙子女	-0.09	-0.17	-0.17	-0.19
	年支出	0.22+	0.11	0.15	0.11
	自评健康	1.76***	1.70***	1.60***	1.58***
	子女数量	0.00	-0.16	-0.06	-0.16
	子女性别	0.11	0.18	0.00	0.08
	子女受教育程度	0.33***	0.29***	0.29***	0.27***
子女支持	经济支持		0.06		0.03
	回家频率		0.40**		0.32*
	联系频率		0.26*		0.13
代际关系	代际冲突			-0.63**	-0.63**
	代际关系自评			0.72***	0.52**
模型拟合信息	-cons	5.48***	4.13***	4.92***	4.34**
	R	0.36	0.39	0.41	0.42
	R ² (%)	13.06	15.26	16.59	17.43
	Adj R ² (%)	12.22	14.19	15.61	16.22

注: +p<0.1. *p<0.05. **p<0.01. ***p<0.001。

度有显著消极影响,代际冲突越大,老人的生活满意度越低,假设2a得到支持。老人对代际关系自评在0.1%的显著性水平下正向影响老人的生活满意度,假设2b得到支持。模型4在加入子女支持因素后,代际冲突和代际关系自评对农村留守老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依然显著。代际关系评价是代际间亲密关系的综合体现,是老人对子女支持、情感慰藉、代际冲突综合评价后的结果,对代际关系评价越高的老人,与子女的关系越好,情感距离越近,越有利于情感交流和代际互动,从而提高老人的生活满意度。代际冲突对于代际关系的影响是负面消极的,代际冲突会阻碍代际间的情感联系,破坏代际关系,影响老人需求的满足,从而降低老人的生活满意度。

3. 其他控制变量影响结果

根据模型1、模型2、模型3、模型4结果显示,老人特征中,年龄、配偶状况和自评健康均是影响农村留守老人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因素,且均呈显著

正相关关系。年龄越大的老人生活满意度越高,根据学者骆为祥和李建新^[8]的解释,认为研究者主要是受到年龄成熟效应、同期群正效应或存活效应的影响。此外,有配偶的留守老人其生活满意度显著高于独居老人,说明配偶在老人日常生活中所起到的日常照料、精神慰藉、经济分担等功能对于生活满意度的提高作用不容忽视。老人的自评健康状况与生活满意度也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健康状况越好的老人,面临的健康风险越低,减小了因为疾病陷入生活困境的概率,因此生活满意度越高。子女特征中,子女平均受教育年限对老人生活满意度有显著积极影响。子女数量和子女性别均与老人生活满意度无显著相关关系,所以传统“多子多福”和“养儿防老”等观念对于保障老人生活满意度方面并未予以论证支持。

六、结论与建议

(一) 结论

本研究利用“我国西南地区农村留守老人养

老需求与政策供给精准化研究”课题对川、渝、滇、黔四省市农村留守老人相关情况的调研数据,探究子女支持和代际关系对农村留守老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情况,结果显示,子女支持因素中,子女回家频率和联系频率均对老人生活满意度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子女的经济支持与老人生活满意度并无显著相关关系;代际关系因素中,代际冲突对老人生活满意度有显著负向影响,老人对代际关系的自评对其生活满意度有显著正向影响。可见,相比于物质的经济支持,留守老人更加倾向于心理慰藉需求的满足,非物质性的回家看望和沟通交流等情感互动更有利于提升老人的生活满意度。子女是老人重要的精神寄托,代际冲突的化解和良好代际关系的维持是留守老人生活满意的重要保障。此外,老人的年龄、配偶情况、自评健康、子女的教育年限对老人生活满意度均有不同程度的显著影响。

(二)建议

子女在家庭中的作用和功能不可替代。在我国《宪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婚姻法》等法律文件中都明确规定了子女所需承担的赡养义务,以保障老人从子女处获得日常生活照料、经济和精神慰藉等支持的权利,但是实际情况中,老人赡养和照顾缺位问题仍然在农村普遍存在,严重影响了老人生活的满意度。所以,如何保障子女在农村留守老人老年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提升留守老人的生活满意度,提高其老年生活的幸福感,是当前社会需要关注的重点问题。因此,本文基于研究结论,对提高农村留守老人生活满意度,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维护家庭和谐稳定,鼓励子女常回家看看

家庭层面,子女是老人精神和生活依托的首要主体,对农村留守老人日常生活照料、经济支持和精神慰藉等方面的代际支持责任不可推卸。对于农村留守老人,随着子女离家务工,代际间沟通交流受到限制,代际关系受到影响,代际冲突进一步成为老人生活满意度影响的关键因素。因此,作为子女要主动履行赡养义务和承担照料责任,鼓励子女增加非物质性的代际支持活动,强调孝顺父母不

仅仅是金钱或物质的给予,更重要的是从行为和精神上体现对老人的照顾和尊重,例如常回家看看,若因距离限制不能经常回家,也应养成日常与老人联系交流的习惯,增加情感互动,满足老人精神慰藉的需求。当出现代际冲突时,作为子女应该主动化解,增强代际互动,多与老人沟通交流,学会理解体谅,保持良好平等的代际关系,维护家庭和谐稳定。

2.为家庭提供政策支持,维护养老功能实现

政府层面应从政策制定和保障落实方面为家庭养老功能的实现提供可行支撑。政策方面可以鼓励外出务工人员回乡就业或创业,积极为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缩短子女与老人的空间距离。积极落实外出务工人员带薪探亲休假制度,保障职工探亲休假的正当权益,为“常回家看看”创造条件。保障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其第十四条和第十八条明确规定“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农村基层政府应该积极宣传“孝文化”,形成爱老敬老的良好氛围,鼓励子女从精神慰藉方面关注和满足老人的心理需求。对于没有履行自己义务的赡养人,基层政府应主动积极帮助老人通过家庭调解或法律诉讼等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3.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弥补家庭支持缺位

由于子女与老人长期分离两地的客观现状难以短期改变,子女在农村留守老人家庭支持中的缺位情况客观存在,所以公益组织、志愿者、基层社区等成为留守老人满足其精神需求的重要依靠。社会力量应当积极发挥其资源配置和组合的优势,为农村老人提供文化娱乐活动、法律咨询、心理健康咨询等针对不同需求的服务形式,保障老人“老有所为”“老有所乐”,不断积极提高农村留守老人的生活满意度。

参考文献:

- [1]李升,方卓.农村社会变动下的孝文化失范与家庭养老服务困境探析[J].社会建设,2018,5(01):62-73.

- [2] DIENER E. Traits Can Be Powerful, but Are Not Enough: Lessons from Subjective Well-Being[J].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1996, 30(3): 389-399.
- [3] CASPI A, ELDER G H. Life satisfaction in old age: Linking social psychology and history[J]. *Journal of Psychology and Aging*, 1986, 1(1), 18-26.
- [4] 李德明, 陈天勇, 李贵芸. 北京市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06, 14(1): 58-60.
- [5] 曾宪新. 居住方式及其意愿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J]. 人口与经济, 2011(05): 93-98.
- [6] 廖永松. “小富即安”的农民:一个幸福经济学的视角[J]. 中国农村经济, 2014(09): 4-16.
- [7] 袁小波. 2000-2005年高龄老人生活满意度的变化分析[J]. 西北人口, 2008(04): 33-36.
- [8] 骆为祥, 李建新. 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年龄差异研究[J]. 人口研究, 2011, 35(06): 51-61.
- [9] 李建新, 刘保中. 城乡老年人口生活满意度差异及变化分析: 基于CLHLS项目调查数据[J]. 学海, 2015(01): 101-110.
- [10] 王彦方, 王旭涛. 影响农村老人生活满意度和养老模式选择的多因素分析: 基于对留守老人的调查数据[J]. 中国经济问题, 2014(05): 19-29.
- [11] 高歌, 高启杰. 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河南省叶县的调研数据[J]. 中国农村观察, 2011(03): 61-68.
- [12] BOTHA F, BOOYSEN F, WOUTERS E. Satisfaction with Family Life in South Africa: The Role of Socioeconomic Status.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2018, 19(8): 2339-2372.
- [13] 孙奎立, 刘庚常, 刘一志. 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因素研究[J]. 西北人口, 2010, 31(05): 116-119.
- [14] VON H S, LEAL I, PIMENTA F. Living Well in Later Life: The Influence of Sense of Coherence, and Socio-Demographic, Lifestyle and Health-Related Factors on Older Adults' Satisfaction with Life [J]. *Applied Research in Quality of Life*, 2014, 9(3): 631-642.
- [15] 金岭. 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及其比较分析[J]. 人口与经济, 2011(02): 85-91.
- [16] 杨丽, 王东皓, 付谦, 等. 我国中西部4省(自治区)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 中国健康教育, 2013, 29(05): 398-401.
- [17] SARUNA G, KUMAR B, ISHA K, et al. Life satisfaction among elderly patients in Nepal: associations with nutritional and mental well-being [J]. *Health & Quality of Life Outcomes*, 2018, 16(1): 118.
- [18] 杨光, 刘红杨, 王凡, 等. 山东省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影响因素的路径分析[J]. 中国卫生统计, 2017, 34(03): 400-403.
- [19] 连玉君, 黎文素, 黄必红. 子女外出务工对父母健康和生活满意度影响研究[J]. 经济学(季刊), 2015, 14(01): 185-202.
- [20] 唐浩, 施光荣. 劳动力外出务工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J].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2014(12): 95-101.
- [21] 高建新, 左冬梅. 儿女教育程度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J]. 中国老年学杂志, 2009, 29(23): 3092-3095.
- [22] 李文杰. 子女赡养对高龄独居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J]. 中国老年学杂志, 2017, 37(21): 5417-5419.
- [23] 王雨濛, 徐健贤, 姚炜航. 子女数量对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 基于城乡间和两性间的比较[J]. 农林经济管理学报, 2016, 15(06): 735-742.
- [24] 郑晓冬, 方向明. 子女数量、质量与老年人福利[J]. 宁夏社会科学, 2018(03): 108-119.
- [25] 熊波, 石人炳. 中国家庭代际关系对代际支持的影响机制: 基于老年父母视角的考察[J]. 人口学刊, 2016, 38(005): 102-111.
- [26] 刘西国. “常回家看看”是必须的吗? 基于生活满意度视角的实证检验[J]. 统计与信息论坛, 2015, 30(04): 90-96.
- [27] LIN J P, CHANG T F, HUANG C H.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and life satisfaction among older women in Taiwa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Welfare*, 2011(20): 47-58.
- [28] 刘泉. 中国家庭代际关系与老年男子生活幸福度[J]. 南方人口, 2014(04): 35-46.
- [29] 费孝通. 家庭结构变动中的老年赡养问题: 再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3(03): 7-16.
- [30] ÖZTOP, HÜLYA, ENER A, et al. Influences of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on life satisfaction of the elderly: a Turkish sample[J]. *Social Behavior & Personali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2009, 37(7): 957-969(13).
- [31] CHENG S T, CHAN A C. Filial Piety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in Well Older Chinese[J].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2006, 61(5): 262.

- [32] SILVERSTEIN M, BENGTSON V L. Does intergenerational social support influence the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of older parents? The contingencies of declining health and widowhood[J]. *Social Change & Medicine*, 1994, 38(7): 943-57.
- [33] SYLVIA K, BEATRIX H. Intergenerational Contacts Influence Health Related Quality of Life (HRQL) and Subjective Well Being among Austrian Elderly[J]. *Coll Antropol*, 2015, 39(3): 551-556.
- [34] LOWENSTEIN A, KATZ R, GUR-YAISH N. Reciprocity in Parent-Child Exchange and Life Satisfaction among the Elderly: A Cross-National Perspective[J]. 2007, 63(4): 865-883.
- [35] POLENICH C A, NICOLE D P, EGGBEEN D J, et al. Relationship Quality Between Older Fathers and Middle-Aged Children: Associations With Both Parties' Subjective Well-Being[J].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2016(7): 7.
- [36] LIU J, DONG X Q, NGUYEN D, et al. Family Relationships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Among Chinese Older Immigrants in the United States[J]. *The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Series A Biological Sciences and Medical Sciences*, 2017: 113-118.
- [37] 杨菊华, 李路路. 代际互动与家庭凝聚力: 东亚国家和地区比较研究[J]. *社会学研究*, 2009, 24(03): 26-53.
- [38] 费孝通. 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J]. *天津社会学*, 1982(03): 2-6.
- [39] 加里·斯坦利·贝克尔. *家庭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 1998.
- [40] 张文娟, 李树苗. 农村老年人家庭代际支持研究: 运用指数混合模型验证合作群体理论[J]. *统计研究*, 2004(05): 33-37.
- [41] 李俏, 付雅雯. 代际变动与农村养老: 转型视野下的政策启示: 基于江苏省如东县农村的调查[J]. *农村经济*, 2017(08): 62-69.
- [42] 贺雪峰. 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变动及其影响[J]. *江海学刊*, 2008(04): 108-113, 239.
- [43] 王跃生. 中国家庭代际关系的维系、变动和趋向[J]. *江淮论坛*, 2011(02): 122-129.

责任编辑: 李亚利

A Study on the Influence of Child Support and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on Life Satisfaction of the Left-Behind Elderly in Rural Areas: Based on the Rural Survey Data of

Zhu Jie Luo Yaling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5, China)

Abstract: Children play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the life of rural left-behind elderly people.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child support and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 on the life satisfaction of rural left-behind elderly, this paper uses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to analyze the data of 1037 rural left-behind elderly in four provinces and cities in Southwest China.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frequency of children's home-returning frequency, contact frequency and self-evaluation of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elderly's life satisfaction; inter-generational conflicts have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the elderly's life satisfaction;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children's financial support and the elderly's life satisfaction. Therefore, to further improve the life satisfaction of the rural left behind elderly, from the family level, we should encourage children to focus on increasing non-material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activities, increase the frequency of inter-generational communication, reduce inter-generational conflicts, and encourage children to go home more frequently; from the government level, more policy support should be made to maintain the normal family relationship and ensure the realization of family support for the elderly; from the social level, proper social forces are encouraged to participate to make up for the lack of family support.

Key words: rural left behind elderly; life satisfaction; child support;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